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

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

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盖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名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温可託請以伯温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温既至官則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

朝而伯溫顧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
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
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邉用兵復
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
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
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
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
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

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峽州靈寳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温聞其来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寛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㸃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温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

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録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傅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

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𢣭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竒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陜荆襄辟𢣭為屬紹興初髙宗親征𢣭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賛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𢣭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𢣭曰張

德遠有重望居閫令莫若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令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来鼎浚間多所裨益項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

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懐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

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
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
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
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
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
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
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

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攺宣教郎
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攺秩軍頭司引見曰與
祖始名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為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
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
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部郎官應詔上
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
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
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

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眞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

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
第執政薦之名為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
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
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
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
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
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

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駮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駮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名為

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閱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塲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閱所建明閱又言建學之

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
國子錄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
之新學成閎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
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閎講易泰卦賜三品
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閎曰閣下為師儒之首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㫖求舉太平之典
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閎少宗程頤學宣
和末楊時為祭酒閎為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

以閎為首稱由是知名閎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閎張九
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閎薦中丞李文會承檜
旨劾閎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閎辭
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
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
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
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

郎當是時帝初政鋭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宫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顔亮入冦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䕫此

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金人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

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贑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壊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内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況自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寢

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
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
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
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
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
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
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
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

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束甲縱火為内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還

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邉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頴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名為祕書省正字轉校

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

難者非得如龎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禄家居自稱拙齋東莱吕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説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

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
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
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
州司戸叅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臺
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名為執政鋭欲去之覺其
不可絀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
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
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

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宫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

為贛州司户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為相交薦之名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説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説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

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右侍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師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

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
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
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
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
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
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其南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

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慣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

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令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

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玆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玆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

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

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

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傸知其必取盖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摴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盖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顧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髙而增其所未能

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

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
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
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
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
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
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
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
隘乎令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

地之氣隔絶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

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名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巳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

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歴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
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
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名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
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
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
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
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
不見用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

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

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丁兆隆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十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沈　陸九齡 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沖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

山先生珙別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名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

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卒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

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
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
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
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
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
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
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
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逺過

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還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

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辯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殁郡人即

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頴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饑啖虀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

里聯疏薦於朝名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冑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

執手笑相别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来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説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来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

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佐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竒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觧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䟽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諦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

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毁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

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

冦剽廬陵聲揺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冦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悦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冦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瀕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

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歳以繼母憂去服
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
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
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
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
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
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来問
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

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

歳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歳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

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

以少師史浩薦名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
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
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
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
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
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
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
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户外屨滿

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决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

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
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
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
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
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伍之法
盗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盗屏息荆門為次邊而無
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

援襄陵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

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

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

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

漢津之可涉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

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

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

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

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邉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

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

而金兵趨江上詒成閔還師入援李宣又說澈以閔既
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
道陳汝趨汴都金内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
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
庭以待李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
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李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
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
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

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
射棊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
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
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
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
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名為大理寺主簿未至
為書謝炎曰主上天姿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
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

言以駈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度江邉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邉季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並邉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邉

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奏以幸賞李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列附託難撼李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李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姦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

謇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謇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李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答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

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
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
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
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歴付場務錙銖皆分隷
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
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寛弛而不得騁若復
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
以勝戶部譙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

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

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
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
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傳良傳良平一府曲直壹
以義强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
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
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傳良曰絶
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
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黒者都人聚觀

嗟歎號老陳郎中傅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熈寧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熈寧以常平寛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

之類又不與馬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巳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

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為一體内外一體則寛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
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内外之
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
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
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
而方名内侍陳源為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
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

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屛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名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

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
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
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寳謨閣待制終于
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
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熈五年
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
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

公事士多從之游叅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名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令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黙制之也盖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虚

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揺關係至重此法

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令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憐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名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

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逹陛下之

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于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悦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

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揣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

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歴事歲久念欲
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揺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
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
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
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
慈福宫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
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關禮以内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

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

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名入對言於寧宗
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
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
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来可也帝
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
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
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
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名至時有

勸佐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佐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
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
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
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
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為
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
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
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

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

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佐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攺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佐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佐胄懼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来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

人心一揺不可復制惟刼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幷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綽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刼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

止有寺給錢餉米其来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卒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

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為刼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

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名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别頭省

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
太學録兼實録院檢討官正録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
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
客出力主客交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
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
沿邉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
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
為資善堂説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

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徼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

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爲華
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
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
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髙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
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兾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
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揺將難
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捄又曰陛下恥名相

之不正吏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盖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令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盖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

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叅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茍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觧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録名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幼學上封

事曰陛下自春以来北宫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下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宫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

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寛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説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熈寜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

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
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
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
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
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
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
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

起知黄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名
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
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
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
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攉鋒鎬轉餉之艱江
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
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
尚塞正路幼學次第殫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

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賛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
若銓轄佐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
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
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
皆温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職趙師羼除知臨安府羼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
師羼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褎

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羼命乃下除龍圖
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
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户產高下均
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
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
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
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
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名權兵部尚書

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矛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横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歴大事記備忘辯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書曰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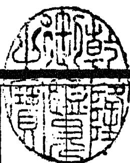
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為旣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墉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墉于法又胥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名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

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稟
數千緡予鄉里以千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
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
行在固辭知果州蹐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
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
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
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
於私無奪於邪説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涵來

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竒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霅川水患之滲漉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邸

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于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理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　槐

謄錄監生臣溫之誠